

邓湘子“芷江童年系列”：

烽火淬炼的儿童史诗

□王泉根

邓湘子的“芷江童年系列”（《熄灯号》《白蜡烛》《竹蜻蜓》），恰似三幅交织着战争记忆与人性光辉的湘西风情画卷，以“举重若轻”的叙事功力完成了多重美学建构。作者以抗日战争为时代底色，以湘西山村为叙事舞台，通过三个不同维度的少年成长故事，构建起立体多元的儿童文学世界。这三部作品既独立成篇又互为镜像，在硝烟弥漫的历史中，为读者浇灌出一朵朵超越时代的生命之花，既颇具启迪意义，又不失人文关怀。

《熄灯号》的文字尤为老练，以烽火台为叙事支点，让少年桐生的乡村人生与近百年前那场中华民族历史上无法忘却的战争彻底交融，儿童日常生活与宏大历史叙事被作家糅合在一起但毫不显突兀，反而呈现出极强的感染力：清晨的霜冻红薯、竹林间的放牛日常、碉堡里飘来的神秘气息，这些充满泥土芬芳的生活细节，与日军空袭的警报声、粮子驻扎的紧张氛围形成强烈张力。少年在守护家园的过程中实现了精神的蜕变，儿童小说的“成长性”也透过其中的诸多意象依次传递，如那杆锈迹斑斑的铜号，既是传递消息的工具，也是凝聚民心的精神符号。这种将个体命运嵌入时代洪流的书写策略，让历史记忆与生活质感叠在一起。

《竹蜻蜓》在较为稳妥的题材中将激烈而富有感染力的情绪放置在故事中的每个瞬间，其以“回家”为精神线索，在逃难途中书写人性温度的。春根带着父亲的遗愿穿越战火，途中遭遇的饥饿、困顿与陌生人的善意，构成了一部人性史诗，儿童文学的重要作用在于给儿童打下良好的人性基础，从这个角度出发，《竹蜻蜓》丰厚、真挚，线性的叙事为全书最大的亮点，有利于作者调动各式各样的角色参与故事，在斗争与感动中筑起别样的成长大厦。杨爷爷跳跃的火把、麻婆婆熬制的南瓜粥、瘦黑男孩眼中闪烁的希望之光，这些温暖的意象如萤火，在星星点点中汇聚，在多层次意象中展现那个遥远年代的生活百态。通过对少年跋涉的旅程描写，全书完成了对战争苦难的诗意超越，有大义又不失小情。

《白蜡烛》另辟蹊径，将传统技艺传承与抗战背景相勾连。艾家三代人在白蜡林中的采蜡仪式，是对中华民族何以绵延至今的精彩回应。在采蜡万象的描写中，作者用精练的文字与叙事展现了广阔的生活图景，四两拨千斤之力可见一斑，月光下的“侗乡八月雪”、红薯与苞谷棒、飞虎队员，这些意象群构成了传统与现代碰撞的复调叙事，遥远又不失新奇，的意象此起彼伏，充满生命力，作者的笔力又让他对每一个新意象的解释恰到好处，不喧宾夺主。当少年从龙克脱密集恐惧症完成采蜡仪式时，完成的不仅是身体的成长，更是精神上的涅槃。这种将乡土技艺升华为民族精神的书写，让小读者能深切体会到我们传统文化强大的再生能力。

■短 评

“有些光，不该熄灭”

——评吴洲星长篇小说《钟声》

□谭 杰

吴洲星的长篇小说新作《钟声》以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灾童教养院”为原型，将真实的历史事件、残酷的战乱创伤与儿童的生命体验紧密融合，以细腻的笔触和克制的悲悯之情，谱写了一部关于因战火而流离失所的数百名儿童救赎与传承的命运史诗。小说开篇，战争的破碎感随着骤然响起的炮声扑面而来，构成叙事的原动力。作者借湛秋在炮火下的遭遇，鲜活地还原了战争突袭为孩子带来的内心的惶然、失去父母的悲恸，尤其是记忆中的往昔美好被摧毁成废墟的心灵冲击。小说对战争的书写着力在细微处揭示残酷。成长的场所被炸成“瓦砾的坟场”，难民收容所的饿殍、老虎灶的流浪乞讨生活，既是物质层面“家”的破碎，也象征着儿童赖以成长的根基和精神世界受到重创。

国际灾童教养院的创办，象征着灾童们在精神信仰的庇护之下获得重生。教养院给予孩子们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保障，还有知识与尊严，这些重塑了孩子们的精神面貌。曾经流浪街头、羞涩得不敢乞讨的湛秋，在教养院里逐渐成长为板报主笔和编剧；大华在竹编器物时展现出了超凡的天赋，立志传承匠人精神；一直因创伤而自我封闭的林红叶，在绘画中慢慢疗愈丧亲之痛。战争创伤带来的破碎感、孤独感，在教养院的学习和生活中逐渐被弥合，孩子们生命的希望再次被点燃，尊严与理想得以重建，重新开启对未来的憧憬。

教养院如同战争废墟上的桃花源，但作者并没有虚构理想乌托邦，而是结合真实历史事件，展现重建之路的荆棘丛生：疟疾与疟疾爆发、粮食危机、日军突袭检查……动荡时局下的危难一次次冲击着教养院的生存根基。梅先生四处奔走筹措，华锦女士临危解难，教养院里的老师们乃至底层劳动者都在竭尽所能救助、保护孩子们。这不仅仅为免受战争创伤的孩子们注入了满满的关爱和治愈的力量，也传递出了一种理念：相较于物质层面的重建，精神层面的重建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守望相助。

作者通过意象对照——肃穆的钟声驱散枪弹声、山林的草木气息掩盖战争的硝烟、孩子们绘制的黑板报覆盖断壁残垣——完成了从自然环境的重建到精神世界的重建，也暗喻着战火里中华民族血脉的延续。

小说突破了单一主角的创作模式，以儿童的线性成长轨迹为主线，不仅塑造了层次丰富的儿童群



“芷江童年系列”（《熄灯号》《白蜡烛》《竹蜻蜓》），邓湘子著，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5年7月

这三部作品共同构建了一个此起彼伏的“抗战宇宙”：既有《熄灯号》中碉堡与硝烟带来的冷硬线条，也有《竹蜻蜓》里火塘的温暖；既有《白蜡烛》中蜡花的晶莹剔透，也有战争阴影下的斑驳陆离。邓湘子将战争记忆、乡土情怀、文化传承等元素编织成一张大网，囊括了他关于抗战史的全部感触。他笔下的少年形象群像——桐生的倔强、春根的坚韧、从龙的执着——既有泥土般的质朴，又闪耀着光亮。

在历史叙事层面，作者保持着可贵的克制与清醒。没有夸张的英雄主义渲染，只有对战争创伤的真实描写；《熄灯号》里消失的碉堡士兵、《竹蜻蜓》中未及谋面的父亲、《白蜡烛》里警报声中的童年，这些留白处理强化了战争的残酷本质。与此同时，作品始终保持着温暖的底色：大桂分享的煨红薯、杨爷爷递来的竹筒茶、小凤眼里的星光，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让故事活了起来。

在文字张力上，作者力求用孩子能感知到的文字清晰地交代来龙去脉，大量的环境描写让故事的沉浸感非比寻常，却不啰唆，在完成画面感的呈现后能迅速转向故事本身。这要求作家有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能把所有细节都握紧、扣牢。儿童的典型特点之一就是处理信息的能力较之于成人稍有所欠缺。这三部作品中短句较多，每一长句都被切割成了含有不同信息单元的短句，这种处理方式便于儿童更好地理解文本。嵌在短句中的民俗生活科普更是不胜枚举，如《竹蜻蜓》中穿插的侗族民俗仪式，



“剃头礼”的剪刀开合、“赶尸歌”的悲怆曲调等，展现出作者在民俗知识方面的深厚功力。作者擅用方言词汇激活地域记忆：“老庚”的生死情谊、“家先”的祭祀仪轨、“擂茶”的香气氤氲，这些充满烟火气的文字让战争叙事扎根于文化土壤。三部小说皆是如此，一气呵成，镜头转换流畅自如，让一个个关乎正义、勇敢的故事在战火纷飞的时代中愈发动人。

作者始终不离自己是一名儿童文学作家的本心，作为面向儿童的文学作品，三部小说在历史厚重感与童真趣味间取得了巧妙平衡。作者既回避战争的残酷真相，又以儿童的感知方式呈现作品。如桐生对碉堡的好奇、春根对陌生男孩的善意、从龙对蜡虫的恐惧等，这些符合儿童认知特点的情感体验，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历史叙事的沉重感，以儿童能接受的方式推动他们感知未经历过的时代。而竹蜻蜓的飞翔、白蜡烛的泪滴、铜号的余音等意象，则以诗性的语言完成了对苦难的审美转化。

在当代语境下，这套作品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历史绝不应该只成为被历史学家书写的学术笔记，邓湘子以文学的方式激活了儿童读者对历史的感知。其笔下的湘西少年故事，既是个体生命的成长史诗，也是民族精神的微观镜像。那些在战火中顽强生长的生命，虽是历史，却借由其背后闪耀着永恒光芒的灵魂，走到了当下。这一个鲜活的故事能让每个孩子懂得那句话：“真正的英雄主义，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在血与火的叙事中，邓湘子始终保持着对生命的赞美与乐观，这种创作态度本身，就是对抗遗忘的最佳姿态。当新一代少年在月光下重读这些故事时，那些在战火中摇曳的竹蜻蜓、白蜡烛，终将成为他们精神世界永不熄灭的星火，指引着他们选择相信、选择乐观，就像《白蜡烛》中写的那样：“来年，白蜡树时一定要长满白蜡虫，挂满白蜡花。”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动 态

第八届“金骆驼奖”在温州颁奖

11月3日，由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温州市委宣传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5年中国寓言文学大会暨第八届“金骆驼奖”颁奖典礼在浙江温州瓯海区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中国作协社联部主任包宏烈，温州市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彩莲，瓯海区委书记刘云峰，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会长孙建江，中宣部文艺局原局长刘汉俊，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党支部书记肖惊鸿等出席颁奖典礼。在同期举办的2025年中国寓言文学大会上，与会者围绕“新时代寓言文学的发展与创新”展开了深入交流。

据介绍，第八届“金骆驼奖”得到35家出版社的积极响应，报送超百部作品。经过评审委员会严谨公正的初评与终评，最终20家出

■关 注

这些年，我去一些学校与同学们交流诗歌，总会告诉他们：人活在世上，离不开衣食住行，“食”是重中之重。咀嚼食物并记住它们的气味，形成味觉记忆，才能有属于自己的“品味”。对一道菜品而言，“食材”像是知识的拼贴元素，“品味”像是美食的气味幻影。知识具体而实在，而气味幻影虚空缥缈，无法用丰富的语言描述出来，正是这样的虚空缥缈，能让人打捞记忆，看见过去的自己。推而言之，一个人的穿衣爱好、房间布置和行旅方式，都和“品味”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品味”融合起来，形成了个人风格，代表着一个人的独特个性。在AI年代，有独特个性的人才不容易被遗忘和取代。

说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可能不会完全明白，即使他们不完全明白，我还是要坚持说。我去书店，时常听见家长对孩子说：“这本书你看不懂，不买了。”其实那本书很适合孩子读。我会择机走过去，笑着对那位家长说：“你能说你已经懂得了生活了吗？对成长中的孩子而言，感受比懂得更重要。”我时常遇见焦虑的家长，他们的焦虑是针对孩子的具体的焦虑，而我解决不了具体的焦虑，只能旁敲侧击。人在地球上生活，地球在宇宙间漂游，宇宙等待着人类发现更多的物理和哲学要义。物理学研究世界和宇宙的构造，哲学研究世界与人的本体，研究人与世界、人与人（机器人）、人与自我的相处方式。对孩子们而言，科学知识的学习非常重要，哲学的启蒙同样重要，遗憾的是，现在适合孩子们阅读的哲学书籍太少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可以思考与哲学启蒙密切相连的教育领域是什么。我觉得答案可能是语文，即语言的表达、理解能力和写作能力。语文能力深深影响一个孩子如何去建立与这个世界的关系。

2004年，杨振宁给清华大学大一学生讲授物理，在课堂上，杨先生顺便叮嘱年轻人，要想学好语言，需要从四个方面入手学习训练：倾听、阅读、说话和写作。这是杨先生的真知灼见。现在和未来的孩子，都离不开科学和艺术的熏陶。关于科学和艺术，福楼拜曾有这样的描述：越往前走，艺术越要科学化，同时科学也要艺术化。两者从山麓分手，回头又在山顶汇合。杨振宁也有过类似的表述：那些数学和物理方程式非常简洁，像诗一样美。

大多数写作者有这样的共识，即诗是文学之光。在人类已知的宇宙时空，光速最快。或许，诗歌能让孩子最快地接近文学世界。最近，我出版了诗集《带着诗歌过童年》，这是写给孩子的，也是写给成人的。

语言是培养和训练孩子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重要工具。人活在语言里，语言是一个人与世界沟通连接的桥梁。在现实世界里，语言有如下特征：口语，随机，可快速模仿，字词连接破碎，语句缺乏逻辑，词汇表达贫乏。在虚构世界里，语言有如下特征：书面语，难于模仿但可以模仿，字词和语句连接有逻辑，词汇丰富。文学作品与语言的关联最密切。语言在流传中流变，最好的语言留存在那个年代最好的文学作品里。我想，很多读者都知道，相对于小说、散文和戏剧，诗歌对语言表达有更苛刻的要求，而那些接触并喜欢上诗歌的孩子，他对语言和事物的敏感度，会让他对自己未来的语文能力有更多的自信心和满足感。我希望这本诗集，能对孩子们的语言学习和思维训练有帮助。

每个成年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孩子。我们长大，那个心里的孩子就在缩小，但我们童年时期的快乐、迷惑、遗憾和忧思的记忆印痕并没有消失。事实上，当一个成年人面对无常的现实生活，感到茫然无措、心灰意冷的时候，他内心的那个孩子就会开始显现，这意味着人人都渴望一个安全的、温暖的拥抱。我希望这本诗集，也能给读者带去些许慰藉，能给人一个孩子般的拥抱。

未来已来。无论AI如何发展，人类的迷思正是创造性的源泉。在人类的迷思里，诗人能做什么？古波斯诗人哈菲兹这样描述：诗人是那个能把光倒进杯子里的人，让器具有了另外的光。人类心里的那团光，是源泉，是介质，是方向，是生命力，是恒久的内在驱动力。为什么要读诗？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你可以这样回答：诗能让你的时间变成时光。

（作者系诗人、小说家）

■插 图

多种新童书亮相天府书展

天府书展期间，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举办近40场儿童阅读活动，覆盖爱国主义教育、科学素养、人文游学、思维成长、本土文化五大主题。由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共同主办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赓续人民英雄红色血脉——抗战纪实文学《大汉寨》新书发布会”。作品通过亲历抗战全程的老人对根据地生活的回忆记录，以“人民史观”生动展现冀鲁豫根据地少年的革命生活。在“以方寸漫画，为孩子讲好中国故事——《那年那兔那些事儿》漫画故事书”读者见面会暨签售会”现场，作者逆光飞行与读者互动，分享创作背后的思考，就“为何选择‘兔子’形象”“如何平衡幽默与历史厚重感”等问题作了回答。“触摸史前宝墩文化 蓉城少儿科普新体验——《何以成都·探秘古城》读者见面会”活动现场，编委唐森为小读者们介绍了新津宝墩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执行主编余书敏通过

版社的30部作品获奖。其中，汤素兰《寻找林木森书店》、王宏理《小蜗牛登山》、葛冰《99岁的蝌蚪王》等10部作品获“黄金奖”，刘海栖《诺言》、贾为《起飞，大鸟》、赵仰卯《我的，我的》等10部作品获“白金奖”，毛芦卢《亲爱的小狼大便：大便的新校服》、舒辉波《魔法师的猫》、肖定丽《骑白云马的人》等10部作品获“亦金奖”，部分少儿出版社编辑获“编辑出版奖”。

“金骆驼奖”由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设立，自2022年起永久落户温州瓯海区。该奖项每两年一届，评选范围涵盖寓言与童话，旨在总结和促进寓言创作、研究及出版工作。

（刘鹏波）

